玉麈新譚

卷之八

雋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梁谿馬世奇君常閱

品雋

顏光衷茂猷福建龍溪人孝友端靜出自天性乙丑落第歸構雲起堂於城南設會講德從者如雲有樹品會以共修人紀暨義人無雅俗皆得與聞又有文藝會經濟會博雅會三

會皆文士而總不離於修品又有善緣會亦不分雅俗各隨願力出資貯之公櫃賑恤危急死喪其教人以仁慈謙虛爲本嘗云人能消除勝心則戾氣盡而元和復觸處相迎誰非同體鄉人稱爲今顏子

文太史震孟喪偶至擢第終不娶于時以爲龍頭美談初筮仕見國步綦艱人情玩愒每自當食長嘆中宵涕零

南昌樊致虛負人倫之鑒督學浙中所板皆名
雋丁卯一榜正案八十六人首取者一十九
人新生中式者六人解元至第五皆所錄前
茅公于表揚節孝尤極加意綮語悉出手撰
巧麗絕倫或諷以太勞宜節省曰此輩苦心
一生筆硯之勞庶可闡其懿行泛泛套語詎
堪為地下辱耶時中官崔文升假魏璫餘燄
督催漕艘忽移檄欲巡行浙土藩臬以下各

具屬員禮爭先往迎樊掉頭不顧笑語人曰彼督漕吾課士風馬不接吾豈自爲崖異乎織監李實怙勢作威素仰樊名願結交樊峻拒之時有治鹽筴扞文罔者貲沒于官實乃牒督學分賑諸生樊曰憲臣職崇師表志士羞飲盜泉。安用仰刑餘願指以苞苴辱我諸生耶堅謝不納

隱眉公屏跡山居半歲一歸家黃犬舐衣吠爲

生客

鄭宗伯以偉家居端脩介特官長希見其面以起用赴京道過武林有織造坊商人欲支庫藏金一萬而當事以非所急持重不與渠聞宗伯品望素著度一言旦夕可發乃持五千金來干宗伯却之曰今國用告匱此定不急奈何以自利之故為國家妄耗多金且焉有君子而可貨取耶其人再四所請終不一顧

王司寇紀以逆閹擅恣削藉彌增品望策蹇出

都人謂榮于馳驛

余師王遐仲先生以理學名儒爲士林所推恬

淡高潔不營名利雖家無儋石之儲泊如也

卒時至不能殮門人輩醵金助喪鄭宗伯以

傑臣其人遠干赴弔更爲詩以哭之有曰此

骨宜葬寒梅邊矞于時以爲知言

行傳

徐楚白如珩仁和人性至孝事母姚孺人依依如孩提時萬曆戊午孺人抱危疾不可救藥楚白揲蓍得明夷二爻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楚白曰毋戊午生馬也夷于左股當割股也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孺人曰此藥有味再持來楚白再剪以進孺人曰有味再持來此時楚白昏暈不能舉手妹小姑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暈矣孺人曰有

味再持來楚白妻楊氏割股如其夫又如其姑以進孺人曰只此足矣病即愈今七十餘聰明如壯年人里中稱一門孝感云

余友朱道徵家數世行善通邑慕悅之無間言已巳秋夜毋胡孺人下五更初忽覺窻外㸃然有光急整衣起出戶覘之見天上呈五色彩旛出金字一聯踰時方散次年道徵得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吾信道徵之弟祿

不干五色彩聯而早卜之世德矣

徐北部大儀貴溪人幾令直諒過專嶔嶷有大節當魏閹擅恣有同官被剗很狽去國所知無敢謁者獨徐以单騎送至都門外相與泣涕而别

何非鳴嘗師事瞿元初瞿高才數奇賫志以沒瞿沒後十餘年非鳴始登第每與人揚扢古今言必稱師何名謙崑山人

王冢宰學夔安禰人仁厚惇朴官四十年囊篋蕭然布衣粗糲依然儒生子孫每相見必脫去絹帛衣更以布乃入一日一少孫以公老眊未更衣入見公撫摩孫衣問曰汝衣爲何孫以綿紗對公大駭曰綿紗乃做官帽與汝祖母鬏髻用之何乃作賤製服蓋公自入官無綿紗服也年九十四受隆慶萬曆兩朝存問卒謚莊簡

養大師初出家時拜一道者爲師相隨將一年
後見道者無意精進辭去遍參名師遂大了
徹歸而卓錫鵞湖大振宗風從學者數百餘
人前道者別師後亦雲遊四方杳然不知去
向者三十餘載矣一日忽自詣山中知賓接
見即大言曰盍令若師親出迎我知賓恠其
妄因問道者何人荅曰爾第入傳語有三十
年前道人來此渠當自解耳知賓如言以告

師遽曰此余始出家時師也因趨出延至方丈執弟子禮彌恭凡飲食供具咸一一手致自讓所臥榻安之即溺具亦必親爲提攜道者居數日辭行師懇留此休老道者因辭師不得已因厚贈而別師謙光厚德於此可見一斑彼世有以讀書輩稍足自豎便謂業師且掩已若欲避弟子之名而不得者聞此獨無愧乎

鎮江劉蘊華好行義設肆京口歲入織悉專爲
拯溺用家人持鈎執索惟日不給所全活者
無數或不可救即爲治棺衾殮之又于屋後
闢數畝地溺死無歸者便以瘞之

鄖城徐聰性至孝母病思櫻桃時值春初非時
無從得聰泣禱周行無巳偶彷徨叢薄間遇
櫻桃取歸母食之病愈人咸異之稱爲徐孝
子聰字聞博宣德時人嘗爲醴泉廣文

有人爲糴其糶穀其價已全收而穀止量一半去旬日客暴死其家來索前穀數某紿以全量訖遂不與數年後某于溪畔獨行見一人水中浴呼乜名云向負我穀一半欺我家不與一何負心某不覺驚汗歸而病死聞鄉人稱家兄量穀與販客以籌計數有二籌未與客忘數辭行兄必足與之笑云吾豈以二籌穀遂自欺昧耶客喜溢望外太息而去吾兄

與龔其心術逕庭乃爾兄名孟儒爲人任直而厚其他行多類此

業傷

陸兵憲夢龍㳙黔中制府檄點視諸軍時黔兵多冒濫遇點則雇倩人以應每十計不二三人稍急之即羣噪制府以下無所問者陸初至即示期清查七軍令各爲魚貫集貢院身坐大門禁闌入者時各兵思得點過者出則

更番應點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號兵四百應點時止得五人遂立斬高拱北先後汰兵萬人今邊餉繁興國用匱甚然隸籍者不免多亡是公輩安得孜孜奉公曉暢方畧盡若陸公者出一清宿弊哉

陸其應鎮偏橋時偏橋城郭久墮橋梁圮官無居舍獄無防守苗朝夕入城恣掠人莫敢攖思南石阡銅仁三府協濟樵馬價久不至郵

馬絕居人咸遁去興隆至鎮遠馬爲偏橋越
站亦蹤殘絕陸至葺衛署居之繕城修梁命
鎮遠太守督三府馬價盡給之設法以平價
雇馬馬始通料兵日出訓練之以計獲斬苗
之腹心何滿苗懾不敢動路瀨殘于苗村無
居人分兵三百以許攀龍戍之招集流離垣
其堡梁路瀨澗紅黑苗犯思州遺田可達將
二百二十人戍却之尋復謀犯益以馮扁百

五十人苗聞兵至紅苗伏不復出黑苗壅途而走兩江苗圍鎮遠之施秉縣報至即發兵令闔司白來譽馳赴之約曰苗甚衆先威之後撫之不至苛求然必不以常例剎諭也自偏橋抵施秉設往來飛報苗出不意散走而左右望白以兵夜半脅平稿寨遲明平寨見兵躡其上遂納欵施秉縣民不數十家米無可糴哨兵或謂苗官兵無後繼但坐視數日

退矣陸露檄各營堡通道梁樣人咸言陸率大兵旦莫至復以計令其背自相讎遂俱納款先是黔楚例苗說其酋至不入城爲會于郊刲牛以花紅犒之曰剴諭苗優襃醉飽獲賞歸即作賊至有當盟所即盜牛馬去者至是不費尺帛一錢令苗自割雞向官發誓設再逆有如此雞獄牛四頭贖罪納弩納鎗繳刀以示不犯納鋤犁盡還二百年侵田陸令

綳牛皮四門以永示之苗云我嘉靖間破施秉城後大兵勦我止納二牛耳諸父老咸咋舌云此舉百年未見也

金拱元義烏人緜掾吏起家以才能擢寧遠督糧通判值奴酋攻城糧食俱盡勢且陷金乃授意袁經畧奮身直前將紅夷銃加藥親燃連放數銃死傷者無算虜爲之退金力乏銃忽倒打轉被傷而亡遂以邊功加贈僉事蔭

一子爲錦衣衛千戸

政績

南昌郭使君廉明惠恕正已不阿民有負宦家債者初訐縣斷償鬻妻爲人婢次訐縣鬻其女後復經府吏索其餘負使君詢得其情不勝憫惻謂伊僕曰渠原貸止五十金兩番經斷鬻妻鬻女以償今負既不多而其人更無立錐之地勒其盡償渠有塡溝壑耳汝主人

寧忍使之至此極耶乃取其券焚之更捐俸
銀爲贖其妻與女令歸完聚又有承行書吏
以上司贖鍰票押行詢之俱爲貧民久不能
追者使君欲槩抹不行吏泣于庭曰此係上
司所委若不催完比較當累及役主縱憐念
貧民獨不爲役身家計耶公詢所逋之數至
百餘金亦捐俸逐一代輸之公蘭心玉暎當
于古人中求余欽慕者有年偶聞客談其兩

惠政益深衢往錄之以爲觚銀風焉使君名
浣字李昭新野人
蕭郡尊思似直隸涇縣人在郡多惠政尤喜爲
民除蠹郡之鉛山爲八閩衝會寵蓋絡繹而
役夫隸藉者絕少往往雇之民商四方無賴
子爭應其募以故官槓屢被掠去至不可稽
有宋三四者尤爲渠魁先是一府幕署鉛事
宋以掠槓被獲或教幕無苦刑宋弟令其多

報富人名謂賊物寄其家可獲無算于是
募以宋爲奇貨而富民盡無辜纍繫即稍足
衣食者亦受其害臥不帖席者數年宋反得
善脫繇是盜風愈熾莫可誰何公蒞郡即廉
得其情宋故不悛他日復以掠槓被獲訊之
妄扳富家如前公怒責之曰汝作不義寧有
以盜物寄他人耶嚴鞫吐實就其家搜出賊
物一無所失不妄及無辜一人尋令斃宋于

獄中盜風遂少息民間賴以安堵一郡稱快

弋陽孫明府森字子桑常熟人寛惠慈下尤好

禮賢于余有國士之遇每入郡延見必欵談

移日或問民間所疾苦及已失事曰苦不自

知叀一聞過俾得改爲幸亦往往就余居相

訪商畧古今不復修賓主禮余一日便道過

弋陽明府招飲欲舉戲而梨園先赴民家召

已登塲就演矣明府亟止勿更召曰渠以慶

會客且滿奈何以官長奪之令四座無色且吾輩清譚見滋味不勝彼艷曲雜嘈耶相與高譚竟夕盡歡而散明府嘗與余論天下名士或有未識者卽析簡紀之其篤名賢之好如此

劉冠南守合州礶心民隱州大旱劉步禱土人報巨蛇當道劉親與蛇約云汝龍也請受我供乃取一鐵鍋側向蛇傍趣蛇入蛇入鍋

中不驚不動劉令人作井字架昇鍋蛇於禱雨壇率士民禮拜次日大雨蛇不復在州民有採皇木之役劉力爲求減人夫名數御史怒奏聞緹騎至州劉適在堂竟不內顧與偕行州民泣擁者民司爵年七十六與鄉耆十餘人隨赴闕上書歷言劉仁惠異政劉得免謫黃梅典史復除交河縣尹歷南刑部官至貴州憲副州人立祠祠之司爵卒於京州人

又另祠榜曰義愍

戊午巳未間郡有位之好士者弋陽孫明府森之外更有笪鉛山繼良白輿安紹光並以高賢借光下邑文學政事颺炳一時而於余均有緇衣之愛今笪白兩先生且朱旛雙出領專城矣而余猶作爾寂寂知巳之感愈媿愈深

長山古於陵地志稱仲子墓在焉久湮莫可尋

張明府文龍遍跡之於西市居民垣圃中得一坯壘詢父老暨文學縉紳皆指爲是乃捐俸易地縈土置碑題曰於陵仲子之墓隨建祠墓側舊未有祠仲子者張旣戢以祠欲歲時享祀之乃思曰仲子廉且不受餐于兄毋安得伯夷粟粟之於是以歲時文廟祭享畢徹所獻孔子大羹一盂佐諸李栗拜祠下釋奠如禮著爲令春秋無改焉

雋區卷之一

雋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劉士鏻羽石閱

學雋

樊憲副良樞精易理抱著懸斷其應如響萬曆壬子在刑曹門人來羽皇鳳翔持闈中牘請正樊曰子必元矣試爲子揲之得離上爻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樊決領解及榜發果第

一長子重鵬未得嗣揲蓍得鼎初爻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爲娶一妾即生子眞可謂用易若神也

世說一書索解人政少憶余初識汪恭仲時勸以讀世說恭仲即取讀更綴評語余猶記其評鄧伯道畜妾一段曰禮買妾不知姓則卜之鄧未學禮乎此眞善讀世說者也又里中一茂才向余問何書最裨風雅余亦勸以讀

世說更問世說中王何意義答以蓊闒何足

其人隨往肆中取閱歸語余曰此書有何佳大似日記故事耳余笑而不答往余撰清言以嵇臨川瑯琊兩家所未逮友人涂子期一見即曰此後一部世說也然則解人又不待索矣

憨山大師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人借一弓懸之壁

問間取張之如是者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字說弓弛時弰高而有餘弰下而不足秪歸無用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弰補弰上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不主受也重爲輕根二語亦稽數年不敢草草解比南行孤舟閒處情景無聊輕重靜躁之解恍然目前故道德經一注歷十三年乃脫稿師在海印時忽一夜報盜入師明燭正

坐都無恐怖其人及門乃匍匐不敢入覘之

一長大漢也師徐語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

二百錢與之師名德清寓京師時與達觀大

師同住西郊園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自

謂生平至快事

鄭貢士全莆田人博洽淹通兼詳天文易理夜

與友人露坐偶星躔差度輒指曰某星主某

方定有災異已而果然又能于席上拍空壺

得酒偕數人飲不竭諸異術如此類者甚多
必不輕試亦秘而不傳所著有易圖叢林語
特玄與

奇儁

顏光衷每與人言世事吶吶不出口談及忠孝
節義成敗興亡事則義形于色悲涕盈眥庚
午春聞奴酋內躙京師震動發憤廢寢食鬻
田產千餘金募壯士赴闕勤　王親友勸止

之曰吾螳臂之力何能爲荅曰亦知微力罔
攸濟但自吾草茅不忘君父之心厥縉紳士
民有聞風起者衆怒所鼓恢復當有期耳將
漳中士民多有願從行者後聞奴酋已敗遁
乃止光東撰中興策數卷擬伏闕奏對嗣有
刻

贛州郭老於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
虎來形可猫大郭飼以猪肉小鴨雛漸長大

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有廣中一惟奴來俗呼爲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豢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深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即於林莽中作吼聲佃者夥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於縣縣令異之命郭老引虎來見虎馴擾郭傍因置松

木檻檻之郭老坐其傍虎無異也比郭曉出
縣門虎作威咆哮嚙檻傷隸卒數人乃亟召
郭老携虎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
番奴逸去又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邃
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
故郭氏家藏有豢虎册詩歌千首郭孫咸和
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

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哂之母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潸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于庠賞志以没吾故觸而興悲耳令素孝隨取其卷閱之大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府尊亦詫其年令乃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府尊亦取以冠軍遂入泮未幾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

令以覲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功名早

遲眞有定數人何必矜躁爲也

詩雋

憶辛酉秋鬱儀宗侯招飲枳園偕涂子期鄒逸

少涂不疑家弟朗太分賦鬱儀賦七言律曰

閒亭小閣蔓葡萄詞客連翩集鳳毛幾載山

川成間濶今朝文酒破離騷時方掎鹿功名

際我顧攀龍翰墨曹陸海潘江千萬頃無須

更看廣陵濤子期不疑各賦五言律子期詩曰尊酒疎燈夜新朋狎舊盟千秋還我輩十載繫交情日落煙橫水人歸月照楹縱談天下事猶是一書生不疑詩曰一室窮愁處悠然念索居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客滿梁園日光分太乙餘秋空浮爽氣獨有病相如時不疑以抱痾未赴故云爾也逸少賦五言古詩曰名園闢深巷鍵闔絕輪蹄獨此問奇

人扣門驅所迭主人秉高尚雞黍偪相留

盟四三朋朗朗懷風期上下羲農間亦復憂

時危杯行旣已深日馭那肯遲張燈續前談

肉食安能爲丈夫狥功名致身方在斯願言

請長纓努力事邊陲余亦賦五言律二首其

一日此日眞佳會相逢總舊遊快談堪永夕

深語自千秋踏月聯同調挑燈續短謳王孫

非愛客那得狎枚鄒其二日百里文星聚高

秋客到園忘年稱爾汝同好結篪塤志擬清
時展詩應異代論肝膈如我輩端不負青罇
朗太弟賦五言排律曰梁苑蜚聲後吾曹起
摛詞登壇人樹幟作賦喜同時名士如雲集
王孫載酒過窺簾聞鳥語倚檻傍花枝對主
頻中聖憑誰解問奇談天鄒衍妙流水子期
知久坐疑投轄稱詩已解頤歸風秋更爽待
月夜何其相視還青眼文成足白眉[illegible]

酩酊不羨習家池盎爾將一集章門同心賡和如蘭斯馨眞大快事也自鬱儀云逝白社遂虛每過枳園殊深山陽之感詳錄諸詩以當向秀懷舊云爾

詩不一其體如五言起蘇李七言昉自栢梁近體雖盛于唐然早已胚胎于六朝六朝人更多別體有數詩藥名詩郡縣名詩純平詩純仄詩五字叠韻詩六言詩離合詩迴文詩封

中錄詩兩頭纖纖詩有聯句有長短句明有三言詩王元美有一言漸至十言句各爲偶詩可謂極詩體之幻

每嘆友生燕談鮮有及于監品偶有談者便哂爲迂辛未春同安盧怒生見訪古心玄韻脩然世味之外將別去貽余一詩曰世路皆泥滓多君獨守眞衣冠全古氣手眼別時人駿業他年共雞盟此日深蕭然在廊廟不用悵

行壓此君人品即此詩可想見

夏公行館前古墻上有桃數株每春月桃花盛開余僩偕同人過此賞而忘倦先賦一律以待後遊者時辛未之二月也詩曰玄都千樹設壯誇何事古墻桃有花結契別開秦世界癡人疑是宋東家自然丰韻偏宜月故作艷粧極如霞過客幾番迷望眼尋芳趁伴日將斜

武林洪中丞瞻祖秉尚淸凝匠心擬古自蘇屬國武暨薛內史道衡凡七十二人人代爲操觚無不各厭其意暢所欲言可謂妙極才人之致已登作者之壇中丞字詒孫爲余友載之尊人

無才人不可作詩有才人亦未便能詩無學人不可作詩有學人亦未便能詩蓋才人不耐思維多一往奔放難與敲金擬玉饒于學者

又率爲學問所使秪是誇多鬬靡才與法翻馭學與識益優古今獨推濟南耳偶因一友問詩答曰詩貴婉摯忌直罵貴蘊藉忌油腔貴天然忌鬼險貴發乎情聚忌不情效顰唐絕句中五言如張說蜀道後期曰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司空曙別盧秦卿曰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宋之問自嶺表歸

曰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李適之罷相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白秋浦歌曰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韋應物秋夜寄丘二十員外曰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七言如李白游洞庭湖曰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弔湘君王昌齡從軍行曰秦時明

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

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維九日憶山東兄弟

曰獨在異鄉爲異客毎逢佳節倍思親遥知

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岑參逢入京

使曰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

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杜甫贈花

卿曰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

曲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王之渙涼州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戴叔倫夜發袁江曰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李商隱漢宮詞曰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崔魯華清宮曰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

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白居易明妃曲曰漢使却回憑寄語黄金與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數詩之妙於詩所應有已無不有真令人短詠躍然長思未發世有解人尋味而得其所以佳處風雅之道斯不遠矣

雋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文雋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和之無聲萬曆嘗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之遂設奠誄以文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懋晨昏本自秉氣於西清其可受制於南陬致兩僻不

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聽而聾聵弗
啓爰茲敢卜期爾發靈謝彼離巽之鄉此性
不滅奠厥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
聲聞於天下曰宜日暢快久鬱之人心爲爾
銘功鑿予中祝誄訖遷鐘於城西樓臺凡十
十月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昏有聲自此大

鳴邑人異之

余友程俊民病久瘧乃爲文逐之文成病已[illegible]

文多不具錄錄其雋者辭曰夫瘧者虐也烈如暴君酷如猛吏卒然遇之莫知其似身搖搖如懸旌足縮縮如有循齒如石上漱眼似霧中看聲振林皐勝在牀之蟻鬭氣蒸雲夢思入水而魚游如虺如蛇潛出雞鳴星爛爲鬼爲蜮蟜行白日青天一日二日之間信成徙木七月八月之內威著銷金瘧汝亦知其䰟與來病君子則汝爲小人遘厲聖人則汝

爲狂鬼以世世所所甚尊之士而汝敢侮之以世所甚不美之名而汝輙居之安在其知也夫懸關中之蟹汝可疾而驅誦少陵之詩汝可易而走登直宛市之羊可賣妖祠之豕可誅哉吾是悲汝愚而又姍汝怯也汝何不歸深山大澤長存虛名乃必效颸鼎之窮何爲瘧不飛對抱頭而竄予自是而蘇霍然病已俊民卓犖矜名節遇事敢言嘗有督學使者慕

博山無異上人欲往叅禮儀從旣飭且啓行矣倭民閧亟馳止之慷慨而陳辭義侃侃督學爲改容稱謝遂不果往倭民名兆科余之同邑人居址相接

神雋

嘉靖巳巳倭薄合太平城且陷忽關聖帝現身木末倭驚乃遁今邑人祠祀甚謹縣令亦脩朔望禮五月十三爲社會魚龍百戲窮極奢

麗計費不下千金其現神之木是南城儒學

樟樹陰蔽數畝

明明府時舉蜀人爲廬陵令値邑中疫大作明

刻一經條如封條樣上寫玉清文昌大洞仙

經取道士硃印點經字上散病人領去貼門

壁間凡病者卽愈未病者不染有同居三家

左右皆病居中者得經條貼門竟免巳而鄉

村中癘凡得經條貼門香供者免不者病卽

間一壁倘一門無弗靈驗人咸異之問於明

明曰文昌帝父母皆死於疫及得道乃法治

疫鬼鬼名元伯伏罪曰下方人有罪業上帝

命年王與元伯等奉行請毋滅我願聽約束

但有經號在門即不敢入已入即出然則文

昌經洵當奉持也

郡北鄉有石人廟祀石人王暨劉李二大將軍

王姓胡名昭河南潁川人生漢末累召不屈

尋勝至靈山隱於石人峯下怡神養性竟仙
去鄉人結屋爲祠後屢著靈應封靈助威濟
顯惠正祐王春秋祟祀歷朝勑書者七劉名
太眞寧國宣城人唐禮部侍郎知貢舉後謫
信州刺史李名德勝河南雍丘人唐德宗時
以吏部員外郎出守信郡二公生則綏民死
能庇國宋紹興間永豐奸民作耗二公默胡
王平之當道具奏劉封助靈將軍李封助順

將軍劉李禦災捍患與受宋勅封同今李獨獲號與祭者以李曾庇祐於夏貴溪特爲奏請故也余鄰比三坊奉劉大將軍爲香火者亦既有年辛未聿新廟宇大彰靈應壬申秋董明府致祭俎豆肇興維神有靈勅祀正有待耳

閩縣林某者曾爲掾吏平生正直忽一日自沐浴令家人設案桌正衣冠端坐其上如官長

命從人狀大聲云我當于某日時赴任其家
惟問之荅曰不日爲龍嶺王當別去至期果
無疾而逝其家隨往彼處訪之見居民于此
時正迎新塑神像入廟面貌宛然其父舉筶
祝曰神果是林某當連與聖筶百不然卽非
連擲之果得聖筶一百絕無相間嗣後每歲
其族於是新製衣換之

西湖初建逆祠時好事者以叩關帝連擲三筶

皆立起來幾魏誅祠毀赫赫英靈千古如在
閩中一太學嘗貸錢於金陵遣僕往索道遇一
無賴子自稱同鄉傾蓋歡甚詢知其以索貸
往也計其歸程復于來路偵之僕索得百餘
金歸至丹陽無賴子佯為偶遇狀喜曰與若
洵有天緣因一路同行綢繆倍昔僕每私覘
囊篋如故而阿堵物暗換矣比隔三日近家
辭曰若先往我尚有事羈此僕至家啓視俱

銅鐵無辭對主奔忙往覓無賴子竟不可蹤
乃徬徨赴水死僕親屬往收屍者晚宿古廟
神號陳侯公甚靈應所親禱曰即賊至廟誰
得認識惟祈陰譴耳雞鳴一人過廟前神夢
中覺曰起起賊在矣遂驚寤向前叱睛擒金
事賊惶恐失色縛送官一訊吐實

兆傳

上龍飛元年戊辰元日立春是日翔鳥麗空天

無纖翳有道萬年此其祿兆友人涂伯昌楊

思本咸爲七言詩紀盛

庚午七月初六夜見一小星懸行直入月宮時

月且弦星入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

許竟不動移識者以爲太陰能容小星此內

宮櫾木之應

宗室登賢書自天啓辛酉始江右則瑞昌王孫

統鉀首應其盛鉀至崇禎戊辰得雋南宮考

中翰林庶吉士先是周相國延儒嘗夢閱登科錄見飾名在會元上私擬謂必殿元也及題名在三甲以爲夢當不驗未幾館選飾名列第二十其二十一名曹勳則會元也始訝夢之奇驗如此

夏孝廉可雷蜀人少時夢田中出黃金是年餼于庠謂前夢既驗後以歲薦授廣文年方六旬上而攻苦愈不休癸卯遂舉于鄉其房師

乃田生金也憶其兄夢塲田公甫生耳
吳方伯兆元未遇時貧無立錐有女巫者預卜
吉凶事頗驗鄉人延問公偶從旁過巫指曰
此大貴人也衆以公方落寞戲詰其妄未幾
壬子果以儒士登鄉書明春家人延巫決中
否巫許以必捷比報至而公名漏焉其家詰
巫不驗巫曰名已登春榜而錄本偶遺捷音
當尋到耳越三日報者果來云向全錄被折

損偶脫公名故遲至今

李太史明膚會試時過臨川某孝廉飲出麻姑酒有瓶泥堅不可脫李取席間筯搠之泥銜筯不得下拔之不出李取石剖去泥見瓶口有五色芝香馥殊常乃私取藏袖中歸以供養是科遂捷南宮

林中翰銘几其兄銘盤先領乙卯鄉薦第四甲子春中翰讀書瑞龍土人影形祀禰總正壽

特往禱之夜夢曰兄弟後先相濟美是科亦以第四人得雋明年成進士

吉安一士人曾姓者入京至南陽鬧闈一村中有仙姑言人禍福奇中往謁之其主人戒勿高聲引至一布幃邊令少坐隨問所求少頃幃中有聲曾以功名叩之曰汝功名尚遲須兩人相遇至山西而止曾不解後壬午壬辰得中官至山西潞安太守始悟兩人之讖

程六息家池塘忽一夕池水變作赤色踰年舉
南宮爲本房第一程名九萬郡之永豐人

玄儁

康道童年十三歲爲廬陵永居觀道徒供薪水
爨役師每出留康爲門者一狂人輒來索酒
康於甕頭竊以應如是屢至屢飲師一日覘
酒覺缺之康竟不言後狂人至曰汝爲酒事
被剔乎康但笑時老道置新木壁六扇在前

殿狂醉令康研墨纔一池即潑墨灑壁亂點淋漓康泣恐師歸笞死狂乃與康昇六壁於觀前池中曰汝但力濯如故也語畢不見康力洗遂有字畫草書成一詩師歸駭之其詩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新凉暫與秋空約雲在清霄鶴未來後狂者至以一傘與康化成鶴挾之昇仙去近鄰有彭叅軍以仙筆奇異移去欲置廳事命匠量度周

至迨入壁壁長數寸不合則又再命更置高

下廣長如壁𦍑以枉稜嵌入及入又復長數

寸至傷詩字不成文遂以壁仍歸寺此宣德

年事惜觀以風雨傾圮仙蹟莫存先輩但能

稱述或云殿遭火六壁飛去

盧陵城東同仙觀先年有道人過能吹二簫一

口別出項上

萬曆巳丑歲里人徐淨齋以暴疾死冠去一日

復甦語家人曰適遊冥司見冥王陞殿坐有一黃冠見冥王出位脊揖且云汝羽士夏一逵耶聞汝在陽世毎爲人修醮必齋戒致虔凡寫文書尤極敬慎無一字錯落此等功行非小今發汝在永豐霞坊劉姓爲男金火之合當登賢書官知縣言訖令起從旁熟視之乃谷神觀夏道士也我隨前去見王令冥官翻簿云陽祿未終當還生巳即趨出至門外

遇所親董老官入我在門外欲窺之爲鬼卒所呵不覺驚醒舉家聞言咸詫異之是日其人即能起隨使人訪夏董二家俱無恙至旬日夏忽遘疾而死月終董亦死夏死之日霞坊劉家果舉一子後功名之數俱符徐當日所談一逵嘗得異授書能爲人治邪魅地方有病時疫者延之禳解立愈忽一日有人以肩輿至謝是某貴人家迎之作福且云家近

道院諸所所應用法具一一可借道遠不必攜
夏信其言與偕往借挾一令牌隨身掛至一
所見朱戶綠甍棟宇敞麗升其堂一達官延
坐有頃令人掛一箱至夏覘之皆已平日文
疏達官遂作色云吾爲降災此方汝輒爲解
除何不憚煩若此耶吾今與汝鬬法有神通
儘用來夏以令牌畫地作太極圖身坐其內
畫符空中召將不至夏計無所出乃嚼指出

血書符以令牌擊地須臾官將至舉鞭擲屋間一聲响震屋宇達官俱不見惟予身坐茅茨中蹭蹬歸家病至屢日既愈取所藏異授書焚之終身不敢爲人治邪

邑水南楊上舍方開春宴客有一道人踵門求見與以錢米俱不受闘入問所須曰特爲爾家主來渠不久當有厄俾知善避耳楊延入共飲問其從來曰山之東問脩鍊何處曰勞

山因戒楊不得莫夜涉水恐逢兕對必無解
理楊自是不敢遠出至半載後偶因事往鄉
夜歸無舟可渡與人涉淺水以過忽黑氣衝
身歸而背痛甚遂發疽越數日而斃
八都徐用魁有一婢頗饒姿容忽爲鬼所憑徉
狂披髮往來屋上如飛見人則以瓦石亂擲
徐家不得已赴告龍虎山張眞人眞人書一
符令其持歸齋戒設醮將符緊覆新甕上隨

埋屋後隙地過三年開看常有驗其家如其言覆符時忽聞甕口作豬氣至三年啓視之惟狐毛滿甕而已